

杨新城★著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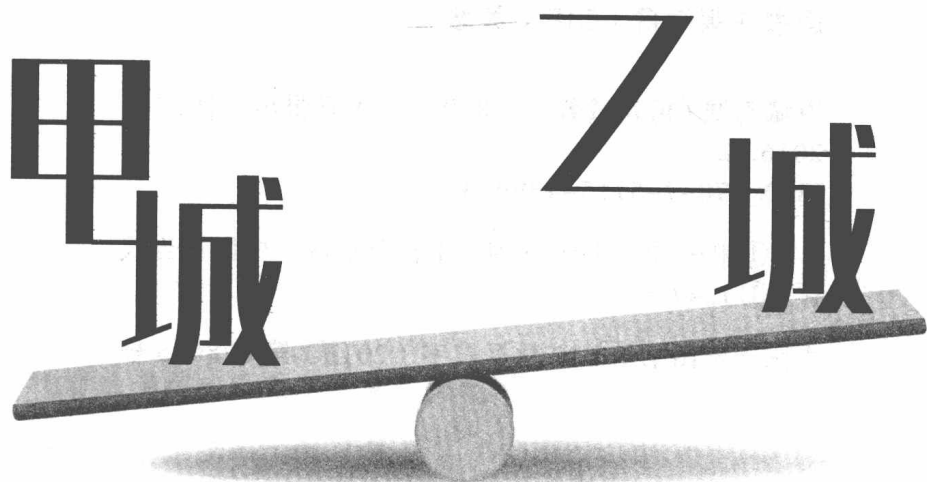
甲城 Z 城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杨新城★著

长篇小说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城乙城 / 杨新城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7-5115-4399-8

I . ① 甲 … II . ① 杨 … III . ①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8065 号

书 名 : 甲城乙城
作 者 : 杨新城

出 版 人 : 董 伟
责任编辑 : 郭晓飞
封面设计 : 金 刚

出版发行 :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733

发行热线 :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 (010) 65363524

网 址 :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283 千字

印 张 : 17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5-4399-8

定 价 : 36.00 元

目 录

楔 子 / 1

- 一 为什么说精神匮乏才是最大匮乏 / 3
- 二 如何区别杂草和庄稼 / 7
- 三 哪些与腐败相关的生意不再好做 / 12
- 四 苦难是财富还是羞辱 / 18
- 五 观念决定一个家庭的贫富吗 / 26
- 六 八项规定从哪些方面做起 / 37
- 七 如何听懂上级的弦外之音 / 45
- 八 班子配备要注意哪几个要素 / 51
- 九 怎么团结身边的人一起做事 / 60
- 十 打虎也需靠地方 / 68
- 十 一 如何一招致命地对待奸商、假货 / 77
- 十 二 什么样的女人最容易受制于人 / 86
- 十 三 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上当受骗 / 95
- 十 四 “阅”与“阅办”，领导签批有什么学问 / 106
- 十 五 信仰与反腐有什么关联 / 112
- 十 六 为什么解决观念问题必先解决经济问题 / 121

十 七	受骗后怎么根据线索找线索，谈判僵持时如何突破谈判僵局 / 131
十 八	怎么根据政策找机会 / 138
十 九	如何利用文娱做思想工作 / 147
二 十	信念决定结果吗 / 158
二十一	官场乱象，为何部分人不信国法信佛法 / 163
二十二	如何利用难题定政策 / 172
二十三	情到深处，如何区别对方是否有情义 / 182
二十四	双规要经过哪些程序 / 193
二十五	借助媒体怎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工作 / 204
二十六	同样是犯错误，为什么有的人容易被谅解 / 216
二十七	亲情、利益孰轻孰重 / 227
二十八	当对方不肯开口时，如何让其吐出有用信息 / 232
二十九	预知危险时，怎么做好事前应对 / 242
三 十	为什么说反腐败就是定规则 / 252
尾 声	/ 260
后 记	向往生活 / 263
编后记	生活如是，如是生活 / 266

金家墩村后那棵百年大柳树上绑着一个人，他的脚下是一大片不怕踩、不怕压，春夏绿茵茵、秋天如金黄地毯的本地蔓子草。

三道粗麻绳从胸到腰再一直延伸到膝盖，把那个人穿的一件灰色僧衣勒出了深深的皱褶，那个人却晃着一颗刮得光光的硕大头颅，笑嘻嘻地对着十来个脑肥体胖的壮汉说：“来呀！来，来！”

河海市的风云人物金剑北正大声吆喝指挥着那些人对被绑的人用最近学会的清代风靡北半个中国的“半步崩拳”发起攻击。金剑北曾经是老市委书记徐波的大秘，后来担任过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报社总编辑，退居二线后回村做官，现任金家墩农工商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此时，他的一头自然黄发在秋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秋风吹来，露出寸寸白色的发根。他嘴里招呼着：“俗话说‘穷读书，富练武’，这几年咱村的大棚菜和工厂车间都实行了电子化管理，动动鼠标、敲敲键盘就把活干了，你们一个个都被养成了大肥猪，也都成了‘高级干部’——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去小广场跟着妇女跳广场舞都嫌丢人，我这才从盘古山明心寺请来了武功最高的智障禅师教你们修炼武术健身。叫你们拳打树皮嫌手疼，现在大师亲自当沙袋了，来，冲着他身上招呼。人绑着呢，又不怕他会跳到树上去，闪了你们的手。”

村委会副主任金马驹最听叔叔的话，他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搓了搓，“啪啪”拍了几下，攥紧拳头，像三步跳远一样，助跑了几步，两只拳头带起一阵微风，“咚咚”地打在智障禅师的胸膛上。

和尚依旧是笑嘻嘻的，金马驹却觉得如击皮革，身子被反震得倒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两手疼得嘶嘶哈哈地出了声，哈着气吹手背。

在金剑北的鼓励下，其余几个壮汉也轮流冲了上去，但都得到了跟金马驹同样的下场。不一会儿，地上便横七竖八地倒下了一大片。金剑北嘴里骂着“一个个熊包”，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当这时，一辆挂着红色牌照的六缸奥迪车从宽阔的环村路上驶来，拐弯向着流花湖畔河海老书记徐波住的那个庄稼院方向去了。

曾经担任过河海市委书记后来又在边疆省份当领导的徐波，退休后虽然隐居到了自己的老秘书金剑北的故乡，但仍然按照党内的规定，享受着高级干部待遇，其中一项政治待遇，就是屋里安着一部可以直通党的一些核心部门领导的俗称“红机子”的电话。他还能定期、及时地看到党内的高级别的文件，参加一些不同的内部座谈会，在节日庆典大会主席台上露露面——这也是许多老干部最看重的。这些年，不断地有省委、市委的车来接他，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乡亲们都知道这个八十多岁的干巴老头不是凡人，而是他们心中的神，更是金剑北心中的神，是神中之神的顶级人物；但这次是中办的车来接他，虽然其他人还没太注意，却引起了在政界混了大半辈子，与中央和省委、市委许多关键人物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金剑北的注意。金剑北猜想着，中央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就在金剑北沉思的时候，大柳树上捆绑着的和尚深吸了一口气，气沉丹田，大喝一声，三根麻绳同时被崩断，像被击中了七寸的蛇一样，软塌塌地落到地上。和尚轻轻一跃，坐在了老柳树的杈上，惬意地点燃一支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冲着逐渐下坠的太阳吐出一个个蓝色的烟圈，烟圈逐渐融化于高远的蓝天。

金剑北站在树下对他说：“大师，你刚才练的就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吧？是不是全身哪个地方都不怕打？”和尚把烟换到左手，摸了摸少了一半的右耳朵说：“非也！任何武功都是靠吸天地之灵气练成的，进灵气的这个地方，按练武的行话来说，就叫罩门。罩门是敞开的，最不禁打，只要找到了这个罩门，3岁小孩都能打倒一个武林高手。我的罩门在哪儿，你们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们。练武的人对阵，不是死打硬拼，关键是找到对方的罩门。这和办任何事情一样，事情办不成，是你的方向不对；方向对了再办不成，就是你的支持系统不够，那就要勤学苦练，把你的支持系统强大起来，这世界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罩门。”金剑北嘴里重复了一下，不再关心和尚说的武术的事，而是琢磨起他后半截那段颇有哲学意味的话。金剑北心里想着，这个和尚不简单，和他智障禅师的法号简直大相径庭。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口，那辆车又转回来了。看到老柳树下这么多人，坐在后面舒适座位上的年近九旬的徐波放下挡风玻璃，看着在树上吸烟的僧人，惊奇地自言自语道：“咦，这不是马家老二吗？他怎么在这儿？”

训练有素、机警而又善解人意的司机轻轻地点了一下刹车，徐波感觉到了，挥了挥手说：“走吧，大事要紧。”随即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一 为什么说精神匮乏才是最大匮乏

今日的秋夜，苍穹难得的没有雾霾。瓦蓝的太空中，晶莹的群星像一个个被禁锢在绣楼里冬天的少女。春天来了，楼门开了，便争相跑出来眨动着美丽动人的眼睛；其中，尤以北斗七星最为明亮。

金家墩的制高点——村委会四楼宽阔的露台上，艳艳的秋菊和几棵高大的盆栽向日葵摆放在四周。一把天蓝色的遮阳伞下，金剑北正坐在一张舒适的藤椅上，拿着一架苏联红军高级指挥官配备的外表粗犷、彪悍的高倍望远镜再次巡地观天：近处，一座座别墅式二层小楼比前几年扩大了好几倍，经过这几年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吸引同姓认祖归宗，又实施与异姓联姻、共建党组织、共同兴办现代农业、并村联建等举措，使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都归了金家墩，人口达到了三万多，户数近万，土地增加了四万多亩。

“风流当年万户侯”，金剑北得意之际看到有的人家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睡觉不拉窗帘或者是根本不挂窗帘，明亮的玻璃后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床上几对小夫妻在薄薄的被子下嬉戏半掩的裸体。金剑北不由得暗暗笑了，顿时又感到自己有些为老不尊，把目光转向了远处。一个个占地两亩多的塑钢结构的超级塑料蔬菜种植大棚，如同大海中的波浪，在微风中轻轻荡漾着。大棚周围是种植着“金苹果”、“银雪梨”、火龙果等最新品种的果园，这些品种是他通过曾在河海当过市长、书记，后来调到沿海省份当常委，前年又到农业部当领导的王嫣然从国家农科院引进来的；珍贵的品种间或种着本地最古老品种的高杆高粱、狼尾巴谷子、大马牙玉米、粒粒香芝麻、红珍珠小豆、金灿灿大豆等小杂粮。在这片绿海当中，矗立着按照金剑北自己设计的几座蓝墙白瓦，带着古建筑飞檐、振翅欲飞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厂房。此情此景，使人不禁想起歌曲：“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金剑北转动着望远镜向北，先仰视看了一会儿北斗七星，嘴里不由自主地哼起了自己当年在河海东风机械厂文艺宣传队与工友在红旗漫天的舞台上合唱的歌

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到底是老了，换气的时候，腹部没有鼓起来，歌声停顿，他深吸了一口今日难得的清新空气。想着前几天雾霾锁中原，呼吸都感到辛辣的味道，金剑北叹了一口气。上一代人在物质上很匮乏，但曾经享受过美好的环境；年轻一代可以住洋房、开汽车，却处在一个污染的时代，过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匮乏生活。从匮乏到富足，再到更深层次的富足，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市县很难做到，一两代人也很难完成。

他转动着广角开始俯视，越过村北流花湖星河倒挂的水面，目光落在了老书记徐波住的那个庄稼院上。几棵高大的老榆树和四间土坯房都黑乎乎的，只有靠边的一间还闪动着蓝色荧屏的光。他知道那是三里五乡最会做农家饭的刘老善的房间，刘是他给老书记徐波配的专职炊事员。

老书记被车接走都过了十来天了，还没回来。在他的记忆中，老书记自从退休隐居在这里后，很少长时间出远门，最长的一次是到美国旧金山看望已经在那里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独生女，护照签证是一个月，结果老书记不到10天就回来了。据老人讲，在那个毗邻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的高档住宅区里，他在洋女婿和女儿的陪同下用3天的时间转完了那里的风景区，以后的日子就是在客厅里独自看央视四套节目，到街上溜达时全是看不懂的洋文和听不懂的洋话，唯一的盼望就是在晚霞中等着与上小学的孙女回来后聊上几句。看到爷爷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聪明的孙女拉着他的手出门直接到了很近的公园说：“爷爷，你看这里的花是多么鲜艳啊，水多么清啊，草多么绿啊，天多么蓝啊。”老人看着那片大得惊人的绿莹莹的草坪，逗她说：“我看着还不如咱老家的那块玉米地好。”曾经回过国的孙女不乐意了，撅起小嘴说：“那里好什么呀，脏兮兮的，空气吸到嘴里黏糊糊的，人们都不讲卫生乱吐痰，上车乱挤、抢座，说话像吵架。肮脏的中国，哼！”老人的脸色变了，本能地扬起了满是青筋的手，看到孙女那娇嫩天真的小脸，又慢慢放下了。他掏出了一支烟，但立刻被孙女夺走了，并警告他说，在公共场所吸烟是犯法的，会被警察罚款的。第二天，他坚决地辞别亲人，坐上了回国的航班。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港后，他坐上金剑北的车说：“在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啊；咱国内，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啊。再怎么不好，也是咱的家，还是家里好。”

金剑北记得有一次到省城和自己的挚友、现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的

柳枫聊天，讨论什么是幸福，对方说，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幸福指数才会高。

想想老书记的一生，艰苦朴素了一辈子，几乎对物质没什么要求。跟他下乡调研，从不让摆酒席，就只是要一碗饺子一碗汤，还说那是原汤化原食，对胃有好处，是最好的养胃办法。有一次他们到陶林县一个村庄蹲点，去了好几个部门足有十多个人，都住在一个大闲院子里，睡硬板床加麦秸草，往上面铺自己带来的被褥。老书记让大家轮流到群众家里吃派饭，说那才是最好的调查研究。好多年没见干部这么下乡了，许多群众家里都准备了酒，可大家都不敢喝，纷纷来请示，老书记问金剑北：“你说这酒该喝不该喝？”他耍了个滑头说：“不喝要是影响到干群关系就喝。”老书记严肃地说：“我的干群关系就是饺子、面条加原汤，你们谁要觉得在村里住得委屈就回去，回单位也不用再上班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老书记在情感上呢，和从农村带出来的老伴儿平时共同的语言并不多。老伴儿只是默默地伺候他，一辈子除了在中药厂当过临时工外，也没安排过正式工作，就在书记住的大院子里种菜、喂养他喜爱的那几只鸽子和一条大黄狗。在她走了以后，老书记也没有再娶，他们应该是在一种道德约束下的淡淡的、分数不是很高的情感。

柳枫所说的幸福的关键词，剩下的就是精神信念了。他每次看到老书记阅读中央文件时都是那么专注，参加某种会议之前总是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彻夜写发言提纲，心中都会产生一丝淡淡的悲哀和满腔由衷的敬佩。看来老书记这一代人的幸福完全都寄托在柳枫所说的第三个关键词上了。

金剑北又联想到自己，自己的物质基本是极大丰富了：通过和北京的扶疏建筑集团联合开发龙阳河畔的房地产，以及和吴阿杜、“大运摩托”、谈丽萍、齐曼联手斗败了生铁锅一伙，取得了大鬼洼3000亩土地的使用权，无论是他们个人还是自己的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另外，这几年他走南闯北去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豪华的房子住过，好酒好饭也吃了不少，好风景更是看得更多。情感上呢，这是个最不好说的的问题。妻子尽职尽责，自己也没亏待她，给她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了体面的工作，她对自己只有感恩的份。她出身农村，见的世面少，思想极其保守传统，房事上从来没有主动过，两个人也没有卿卿我我过，她也从不

过问他在外面的事，这也算是情感上的缺憾吧。精神上，金剑北自己总结，这几十年的经历都是带着一股气去做的。当年他因家贫辍学回村修理地球，20世纪70年代大招工，看到许多家里有人在县乡当干部的子弟都进了工厂，自己便费尽心机巴结支书也进了工厂，让家里因此有了一点儿活泛钱，那是为了争气；在报社时运作柳枫上位，把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穆昌远一伙送进了监狱，是看到他们那样坑害自己的工友心里来气；辞职回家建设，按孙乃夫说的是新农村样板，那是对上边瞎搞什么合村并镇、让农民上楼的那股邪气进行抵制，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新农村建设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生铁锅一伙的排兵布阵、血拼厮杀，一开始则是来自对老工友齐曼的愧疚和悲悯……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可现在气都出完了，金剑北心里反而感到空虚了，最大的空虚是好几年没人给自己开会了，每周的例会都是自己给下边的人安排工作并讲话。金剑北虽然是这个村的党委书记，但乡里、县里开会从来不敢叫他。有一年县里开三级干部大会，通知的是他的侄子金马驹。正好他去县里办事，碰到一个县委副书记，他问：“我也是你治下的村官，怎么不让我来啊？”对方抱拳作揖说：“算了吧，我的金大主任、金大总编！你给老书记当大秘书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我爸爸当时在政府办当科长，我算小辈啊。就连咱县的一把手，你当主任时，他也才是组织部的一个科长。谁敢叫您老人家啊！”当天中午，这个副书记拉着几个书记、县长请金剑北喝了一顿酒，并说他来参加会议可以，但是，必须坐主席台。金剑北当然不会去了，但心里总有一种失散的士兵找不到连队、在外野跑的孩子累了饿了看不到母亲的感觉。

二 如何区别杂草和庄稼

21 世纪第 12 个秋天的庄稼长得特别好，高粱举着红火炬，鼓鼓囊囊的玉米穗子在微风中甩动着红缨，满地的绿豆角咧着嘴绽开了笑意。河海的老书记徐波起床后溜溜达达满意地看了一遍自己一年的劳动成果，迎着刚刚殷红的朝霞，拧着井辘轳浇完了三畦清凌凌的秋菜。已经八十多岁高龄、须发皆白的老人苍老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看着清清的水流顺着两旁长满蒲公英、苦菜花的笔直的土垄沟汨汨地流进了在阳光下愈发黝黑的土地里，老书记感到浑身通泰。

坐在刘老善摆在老榆树下的那张简单餐桌前，老书记惬意地喝了一碗熬得黏黏的散发着新粮清香的小米粥和一杯牛奶，吃了一根油条和一个笨鸡蛋，又抽了一袋掺着芝麻叶的老旱烟，拿起轻易不用的手机，给金剑北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有约，老书记规定非经他允许金剑北不得随便来看他，最多一个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不许带客人、不许开汽车，来后不许汇报村里的工作，也不允许扯乡里、县里、市里杂七杂八的事，只是回忆过去有意思的岁月。

此时，接到这个电话，金剑北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前几天老书记从北京开会回来，正好到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去了之后，看到老书记正戴着老花镜研读一堆打着机密字号的文件，还拿着一根红蓝铅笔在某些段落下画上了一道道杠。金剑北知道那些文件是他这个级别不能看的，就在一旁小板凳上坐着等着。老书记好半天才抬起头来，扯了没几句闲话就让他回村了。这才过了不到 10 天，就电话招他了。金剑北心里兴奋得不得了，对前来化缘叫他给县统战部赞助两万块钱，还故意站在他坐的皮转椅后边，两条粗长腿尽情地卖弄着骚情，肥腰微弯用长发撩拨着他的耳根、丰硕的乳房蹭着他肩膀的女部长高敏说：“好了，给你三万。姐们儿，我有急事。”他无视那双不安分的眼睛里发出的调情的闪闪电光，疾步下了楼，推起看门人徐老碾的破自行车，飞身上车，咣里咣当地向着村北的那个庄稼院疾驰而去。

金剑北在经过北斗门的时候，看见智障禅师正坐在巨大的青石门墩上读书，

边读边不时往北面眺望。禅师是他通过关系请来的，不打招呼不好，多说又没时间，就想在疾驰中右手挥臂致意、随便说句客气话过去，谁知越忙越出错，加上近几年自行车骑得少，金剑北刚左手扶把，车子就摆起了乌龙，前轮撞上了不知谁家顽皮孩子扔在路上的一块半截砖头。眼看就要车倒人摔，只见大和尚飞身而起，平地横飞3尺，一个鱼跃过来扶住了他，手中的书掉在了地上。金剑北瞥了一眼，是国内某个著名学者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咦，和尚不读经书怎么看这个呢？他知道这个话题扯起来很长，便机灵地换了个角度说：“老禅师在望什么？”智障禅师答：“在望气。世间万物，聚则成形，散则为气，流花湖旁那所庄稼院里有股祥气。”金剑北回答说“是是”，赶紧上车走了，心里想，真是扯淡，那里住着我的恩人、信念最坚定的共产党老党员，没有祥气才是怪事！

老书记的脸上不仅是祥气，更是喜气，不仅红光满面、神采飞扬，而且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把三十多年来苍白了的头发焗上了油，满头乌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瞬间年轻了二十多岁，两眼放出敏锐的光芒。他把里屋靠墙的写字台搬到了堂屋的中间，上面摆满了文件、签字笔、报纸，自己则坐在了后面的藤椅上，桌前放了一把普通木椅，恢复了几十年前在各个岗位当领导时的气势。

金剑北在老书记面前是从来不敢放肆的，看到这个架势，喜从心底来，马上恢复了秘书的角色，提起灶台上的暖水瓶，拿起老书记用了好几十年的印有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农业学大寨”鲜红字体的搪瓷茶缸，放茶，倒水，而后老实地坐在那张木椅上，拿出一个印有“河海市委工作手册”的本子以及一支碳素笔。

老书记满意地笑了，习惯性地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稍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划出的文件重点说：“这次中央对下次党代会准备的座谈会，真是叫人振奋啊，真正拿出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大家畅所欲言，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经验教训。叫我看，改革开放40年，确实让国家、民众由贫穷走向了富裕，但是，带来的负面东西也不少，起码有五个背离：一是个人背离了组织。许多人作为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好好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向党同心同德，而是拉帮结派、搞关系网、组建山头帮，想被提拔不是好好干工作，而是找门子、爬窗户、抱粗腿。把党内变成了名利场，把社会当成了江湖，乱了纲纪啊！我们那时提拔调动自己根本不知道，等组织谈话时才明白，而且是把自己当成组织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从来不讲条件、不要价

钱。你还记得你提拔的时候吧，当时内定你当办公厅副主任，你小子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一点儿风声，跑来问我。我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金剑北说：“记得。当时你的脸色非常难看，只说了一句，‘谁告诉你的？这是组织的事，以后组织部会跟你谈的。’连出门的话都没给我啊。”

老书记点点头，继续说：“第二是行动背离了宗旨。党内不少人把入党誓言忘得干干净净，把党章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抛在了脑后，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红包一送，万事变通，遇见红灯绕着走，那能行吗？有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啊。什么‘弯道超车’，简直是瞎提口号。弯道应该放慢速度，还加油超车，不撞车、不掉在沟里才怪！一点儿也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忘了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生活上糜烂腐化，和大款称兄道弟，整天不干正事；干工作不行，吃喝玩乐样样精通，谁的钱都敢要，多奢华的宴席都敢吃，什么女人都敢沾，什么大话、空话都敢说，什么龌龊的事都敢干；遇到一起不是交流工作怎么干、有什么困难需要克服，而是比谁戴的表值钱、谁的衣服是哪国产的、皮鞋是哪儿专卖的、谁坐的车好，好好的车子挂上警牌、警灯，下乡嗷嗷叫，跟老百姓耍威风。比谁抽的烟贵，谁的衣服值钱，谁的表是哪国生产的，这和清朝八旗子弟提鸟笼子、斗蟋蟀有什么区别？心中哪里还有群众的疾苦，哪里还有对人民的责任之心！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受了冤屈的群众告状无门，这哪里还像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机关，哪里还配共产党员的称号？唉，一群败家子啊！”

说到这里，老书记虎目圆睁，疾言厉色。金剑北赶紧给他弄了一袋烟，划着火柴点上，又倒了一杯水才重新坐好，继续听讲。

“第三是人心背离了良心。丢掉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全张扬起来了，不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什么都干。干部造假学历、假档案、假数字、假政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法企业造假设备、假化肥、假种子，盖假房子，商贩卖假货，食用油成了地沟油、面粉里面掺滑石粉、小米里面加黄染料、大米里面掺石蜡，炸油条的用尿素、卖面条的加明胶、养鳖的喂避孕药，连鸡蛋都有假的，你说让人们怎么吃？这都是坏了良心啊！军队演习作假、教授论文造假、警察办假案，你说还让人民怎么相信这国家的柱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端端的国家让他们糟蹋成了这样子，对得起祖宗吗？这样下去，还用外人来打吗，自己就完蛋了！怪不得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就说，把变颜色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

身上，许多老同志都痛心疾首啊！这次我和南方的一个老中央委员住在一起，他说：‘现在是 13 亿人民 10 亿假，剩下的人在吹大话。’

“第四是价格背离了价值。写几个字、画几幅画就要几万，几个破石头、破铜块、破盘子、破罐子就卖几百万，谁要啊？还不是送给那些贪官了！唱支歌、念几句台词、跳几分钟的舞出场费就是几十万，值那么多钱吗？还不是国家、地方财政的钱，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当年，咱们搞庆祝会，把你们厂里的那些姑娘、小伙子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叫来，红歌唱得带劲，舞跳得接地气，我看比现在那些红歌星们强得多！他们唱红歌没有一颗红心，对革命先辈没有感情，哪能唱好呢？嘴里唱着长征歌，歌颂着穿草鞋、过草地的红军，心里却想着一场出场费能买多少外国的化妆品、几双外国鞋、几辆外国车、何时能住上外国的别墅。

“第五是某些政策背离了群众的意愿。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是做人要有定盘星，尤其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或是国家领导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深刻了解自己所管的地方是什么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耳朵根子不能软。留美的回来了，讲一通那里的成功，你就拿过来；从日本从欧洲的回来了，说那里如何成功，你又试行一番，中国这么大，试验田乱搞不得啊！说实在的，改革是对的，但是有些还是不适合国情，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垄断的国企该市场化没市场化，关系到劳苦大众的医疗、保险、住房却市场化了……我们不搞多党执政、不搞三权鼎立的领导体制，但我们党有自我净化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好带头人，有一个好班子。你看着吧，随着新一届党代会的召开，新的领导人必有一番新的作为。

“对了，你还不到 60 岁吧，还差两三年吧，还拿着工资吧？这叫吃空饷，国家也是不允许的。我看你准备一下等着去上班吧，你还能有些作为的。河海新任的书记姓刘，我见他了，是个干事的人。”

听到这里，金剑北心里“咯噔”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充满了喜悦，一股热血涌上来，竟然有种老将多年在家赋闲练武、研读兵书，即将再挂帅出征的感觉。

这些自然没逃出老书记睿智的眼睛，他舒心地“呵呵”笑了，说：“怎么，坐不住了吧？到底是个老党员啊。对了，这次开会还见到了北师大的小葛老师，也就是你们那个东方晨书记。有出息啊，现在已经成了中央智库挑大梁的人物了。另外，你要是再出山，要替我照顾一下马家老二他们一家，也就是你请来的那个和尚，他和我有点儿亲戚关系。”看着金剑北惊异的目光，徐波说，“这事以

后再告诉你。走，让你看一下我的试验田。”老书记拉着他出门向院子后面一片槐树林走去。其实，也算不上树林，只是三面单行的槐树，由于老书记采用的是不加修整的自然生长法，所以从上到下都枝叶茂密，远看很有气势。

走过一个用紫穗槐和蒲草扎成的篱笆门，里面是一小块用塑料大棚盖起来的耕地。金剑北一看就笑了，好端端的一块平整的土地不知何时被老书记弄成了七沟八豁，有的地方有水有肥、湿润肥沃，有的地方干枯贫瘠，更可笑的是长出的植物杂乱得毫无章法，玉米、大豆、谷子、红薯和当地的几种野草混合长在了一起，尤其是野草，不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和其他粮食种子一起种的，不少野草长在了肥沃地点，不少庄稼却长在了贫瘠的位置，蔫蔫的，无精打采，就是长在肥沃地块的庄稼也被野草挤得东倒西歪的。

老书记站在田埂上，负手而立，含笑问：“看明白了吗？”金摇摇头。老书记说：“这块地是我故意搞成这个样子的，预先洒了除草剂，可以说是一块封闭的原始净土。有一天，我打开了门，把混杂在一起的粮食、野草的种子随便一洒，就长成了这个样子。就好像咱们的改革开放，门一开、政策一放宽，什么东西就都进来了，在监管不严的环境下野蛮生长起来。部分对人民有益的东西没有放在合适的位置发扬，而是受到了虐待，一些该铲除的东西却因此蓬勃生长了。今后，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给各种东西重新定位，按东方晨说的那样：‘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不太懂他说的洋文，只知道把好东西移位到沃土里，野草回归到该去的地方，不听话的坚决铲除。”

金剑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老书记，任务艰巨啊！许多野草都是上连着天、下连着地，根深蒂固啊！”

老书记望着高远的蓝天说：“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没有打不倒的反动势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将来进中央领导核心的都是在黄土地里摸爬滚打过的，一定会出台一整套改变中国的政策，中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老了，可能看不到了。”他说完，一阵眩晕，坐到了地上。金剑北赶紧把他背到了屋里，随即拿起电话叫医生，但被老书记制止了。他自己吃了一片药，缓过神来说：“不要浪费农村可怜的医疗资源了。我这用了快100年的身体机器，各部分零件都老化了，也该停下来了。你要是事不多，就常来陪陪我吧。”

自此，金剑北像得了皇帝恩准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坐轿的圣旨，满心欢喜地天天往这个庄稼院里来了。

三 哪些与腐败相关的生意不再好做

乡村的秋夜是迷人的：洒满了水银般如水月光的田间小路、摇曳的树影、似有似无缥缈如轻纱般的薄雾、新粮的清香、秋虫的唧唧、庄稼院附近玉米地里小动物求偶的呢喃、间或流花湖里鱼儿跃出水面荡起的涟漪声……但在金剑北的眼里，更迷人的是老书记讲他和马家老二，也就是自己请来教练大家武术的明心寺智障禅师的故事。

一盘土炕，炕洞里烧的是红红的玉米秆，暖洋洋的，炕中间一个红漆小炕桌，摆着茶壶茶碗。金剑北拿出3个红枣，在下面的炕洞里烧出一串甜香后放进壶里，加上一把茉莉花茶，把刚开的水倒进去，盖上盖子。趁着这工夫，他又铺上白生生的棉花做的大褥子，靠墙的地方放上一床被子，加了个大枕头。给老书记洗完脚，让他舒舒服服地半躺好，金剑北倒上一杯香茶，自己坐在旁边，听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沧海桑田地娓娓道来。

天呐，老书记竟然在河海赫赫有名的马家大院里住过，那个智障和尚竟然是他的表兄弟！见多识广的金剑北惊呆了。

河海还是小县城的时候，往西10里地是紧邻芦苇洼有名的马家镇，村东头就是有名的马家大院。能并排过两辆大车的马家大稍门、马家的13盘打马掌的铁匠炉子……马家大院被远近百里的人传诵，但它兴盛了好几个朝代的缘由最初还是因为战争。相传元朝忽必烈大军南征路过此地，大雨时而如注，时而如细丝，连绵半个月，上万蒙古铁骑驻扎在这里，草料供应成了问题。按说那时的中原也是地广人稀，那时还叫小马庄的马家镇周围都是大草甸子，十里之外是有名的万顷洼。多少年了，万顷洼只长杂草不长庄稼，里面强人出没，一般人也不敢去耕种。但马儿要吃草，元军就逼着老百姓去割。大家都畏畏缩缩，蒙古人拔出了刀，声称谁不去就地砍头。一个懂蒙语的老者，也就是当时到过关外撵过毡、因睡了王爷的小妾被赶出门开了铁匠铺的马家掌门人找到这群兵的头，说明了情况。带队的军官微微一笑，随即派出一队骑兵开进了洼荡深处。战马嘶鸣，军旗